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游宦紀聞 宋張世南著
沙史隨筆 宋葛洪著

進步書局校印

THE
MUSEUM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MUSEUM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MUSEUM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MUSEUM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MUSEUM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宋 張世南撰

遊
宦
紀
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遊宦紀聞提要

遊宦紀聞共十卷宋鄱陽張去為撰去南
字光叔文獻故家也少隨宦入蜀後復遊
浙游閩中生長跡所經歷耳目所睹記偶
有所得筆之簡冊以備遺忘乃傳鈔訛脫
罕得善本茲本乃知不足齋叢書之一四
明盧召弓先生許為校訂之精考

游宦紀聞卷一

宋 鄱陽張世南撰

書云。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冬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曆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十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度有奇。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即為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曆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鄱陽為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都頡作七訣一編。執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今不復存矣。嘉定乙亥。其守

始延郡之前輩。訪問彙聚而為圖經。然登載亦未詳盡。如秋薦五十有五人。殊無確
然之說。世南嘗聞之。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守此邦。通榜渾化。驟
增貢數。此說盛行。牢不可破。是亦口耳之傳。有故舊家藏元祐五年解榜。止三十有
三人。在文正公之後。又德興縣開山記載宣政間。撥弋陽縣建節鄉入本縣。分割苗
稅。而信州減兩名解額歸饒。以此可見人言之妄。嘗試考之。蓋自大觀興三舍試。番
士寔處。以在郡學人數。定貢士額。歲貢一十八人半。後罷貢法。行鄉舉。合三年大比。
積計五十五人半。遂為定制。此說載之國史。及法律學令。南渡後。西北流寓士人。每
郡科場各舉二人。紹興丙子。罷流寓入本貫額。諸郡各增其二。惟饒以額寬。故仍舊
五。

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算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
若干數。以六十除之。不及六十數。然後在寅上數聲上一數聲去逆行。□□□□第二十。
下然。此則知本年正旦得何日辰。假令辛巳年得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六
數除之。先除三十六。八除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四百。又除六九五
百四十。剩三十三數。自壬寅數到壬申。計三十位。又自壬申數下第三位。則旦日為甲

戊他做此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後九年前一月旦日。毫髮無差。乃知數學有捷法。此亦一端也。

圖經本草。人家最不可缺。醫者處方。則便可知藥性。飲食果菜。則便可知避忌。其間有常用之藥。而載以異名。卒難尋究。都郡官書。有本草異名一篇。盡取諸藥。它名登載。似覺繁冗。今摘常用者書於此。以備博知。荆芥曰假蘇。香附子曰荳蔻。根金匱子曰練實。訶子曰訶黎勒。花謝欲結子。為風吹墮者。曰隨風子。嘉禾散所用者。是也。今醫家只以緊實小訶子代之。山藥曰薯蕷。一名玉延。簡齋嘗作玉延賦。蒼耳曰葇耳實。馬蘭花曰蠡實。仙靈脾曰淫羊藿。牛蒡子曰惡實。茴香曰懷香子。破故紙曰補骨脂。乳香曰薰陸香。柏子仁曰柏實。凌霄花曰紫葳。餘甘子曰蒼厚勒。菱角曰菱。蘿蔔曰萊菔。已上藥名。閩亦有醫者所未盡知。

余童字端蒙。都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已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為婿。其意未決。余一日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年華盡。殘子能對否。余應聲曰。黃鸝百轉曉風清。宿醒消盡項大喜。即以女妻之。任至新守。其族子永之。為世南言。永之亦能詩者。

劉過字改之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出語豪縱自謂晉宋間人物其詩篇警策

若已載江湖集尤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郎珂程史最為辛所喜今又得

數篇其一黃尚書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間改

之從後題一閣其詞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沉香路軟金蓮

自拆小小簾鷓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喫藥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

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暗珠

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為劉

所作厚有韻賦此詞按轡作緩轡自拆作自策覓句作勸酒蒼松作松篁信風景作

鼻風詩題東坡賦就作記東坡賦好素壁作舊壁句好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

容肅甚郭景為殿巖從駕還內都人盼見一時之盛改之以詞與郭云玉帶程袍遙

望翠華馬去如龍擁千官鱗集紹蟬爭出貌貅不斷萬騎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

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算鉛鈴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魚陣整從容虎帳

中想刃明似雪縱橫脫鞘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城氣吞強敵慘澹塵沙吹北

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郭詭劉亦踰數十萬錢案此詞龍州詞不載又送孫季和云

問信竹湖

孫自號

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越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為。莫

是秋來。未能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關情處。向南山寄傲。北澗題詩。人生了事。贏

算世上終無真是非。看雲臺突兀。無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兮。疎雨梧桐。嫩雲河

漢。鍾鼎山林無限悲。陽山縣。問昌黎負汝。汝負昌黎。紫龍洲詞何為作何是。莫是解

輕雲一樣飛。關情處作愁無奈。向南山寄傲。北澗題詩。作北窗寄傲。又嘗於友人韓

南澗題詩。終無作久無。百雲臺作恨雲臺。負汝作誤。汝負作汝誤。正子處。見改之親筆詞一卷云。壬子秋。予求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媪。至今

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為鄧南秀詞。非也。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

何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魯。藥藉

桐疎。雨秋風戰。燈暈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妝殘。翠蛾狼籍。淚痕留臉。八道

愁來須殢酒。無奈愁多酒淺。但託意焦桐。絃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飄。葦俱漣

怨。雲萬疊。寸心遠。

改之自號龍洲。紫龍洲詞。如何消遣。作志。生消遣。秋風戰。作秋聲。願記重見。作記初見。

余倚字秀倫。號癡齋。吾鄉詩人也。章泉先生雅愛之。作書使袖訪韓仲止。及門。俱謂

甚久。將命者出。扣所由來。久猶未出。余題二詩壁間云。謁入久不出。兀坐如枯藁。竟

頭前致詞。問我何因來。士節久彫喪。人情易嫌猜。本無性命憂。不去安待哉。其二云。

名聞由昔者。禮運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後鞭。尚書八座貴。吏部一燈傳。驚代文章伯。曹客賈浪仙。已乃拂袖去。仲止見詩。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詩集。號蛙吹。藏於家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嘗觀歸田錄。載歐公家有一玉嬰。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春聖庫。庫中有翡翠鏡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嬰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細。搗必先鏽屑。乃入衆藥中。搗之。已而釀為餅。蓋犀屑猶存。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道內。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堯聖志。戴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瀉痢連日。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讀之。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鍊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

安樂別法治之醫家大錯如方服之遂愈世南在蜀中徧訪林下人亦獨錄法歸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道友傳授云丹經謂捉得龍伏得雄言雄黃見火則飛走為煙焰最難伏也其法用雄黃不拘多少研細甘鍋火內煨令通紅取出攪雄黃入焰硝內急用桃枝攪轉即成水矣急傾出瓦礫內微側碟子則清者一邊俟凝取出去麤者研細以宿蒸餅為元如菜豈大每服三元至七元如前法服雄黃末一兩大約用焰硝一錢此乃丹竈家祕法得之甚艱古人云施藥不如施方故詳記之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一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其之畢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一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塊殼研至五色見洇作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筆毫自然津步許或鎔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跡其間有觀敬賢字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謝于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來謹候謝于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補之謹謁謝于允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于允校書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

四年時惟彭公為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凡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令人觀之。宜此類矣。野處先生嘗跋此碑。謂子允不知為誰。嘗攷之。常立字子允。當時亦在館中。當是。謂常無疑。而野處偶未詳也。世南家又藏彭公北山編紙。皆治平四年。士夫往還書狀。有醫博士程昉。右昉謹祇候參節推狀。元伏聽裁旨。牒件如前。謹牒。治平四年九月。日。醫博士程昉牒。如此類者數紙。如冬至年節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狀至。其長吏有賀狀。一幅云。泗州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保信軍節度推官。茲汝曠。右某啟。伏以晷運推移。日南長至。恭惟發運學士。膺時納祐。與國同休。某限以職屬所拘。不遑躬詣階墀。祇候。陳賀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具狀申聞。謹錄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與今大異。

今醫家備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做搭。隨手漸剝。極易為力。又不為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元子藥。則以乳鉢研甚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酒糊。元則入酒研。若以麪。

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虧耗分兩。

游宦紀聞卷一終

宋 鄱陽張世南撰

唐鄱間多大柿。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榲楂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榲楂亦可代榲楂用。此歐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榲楂。世南侍親官蜀。至滎。益間。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榲楂切去頂。剗去心。納檀香沉香。并麝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出俟冷。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

金橘。產於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商販小林。才高二三尺許。一舟可載千百株。其實累累如垂彈。殊可愛。價亦廉。實多根茂者。才直二三鐮。往時園蔬成。皇后好食。價重京師。然患不能久留。惟藏菜菔中。則經時不變。蒸糯性熱。薑性薄也。

世南嘉定甲戌。侍親自成都歸夔門官所。舟過眉州。見釣於水濱者。即而觀。雙篋中皆大蝦蟆。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為兩。旋即相負如初。扣釣者云。市間以為

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親朋間更相餽遺者此也。辛巳
侍親守酉陽。一日遊郡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沅陵胡宰留。括蒼人。聞之。亟令
人執去。謂其鄉里以為珍品。名曰風蛤子。世居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
每歲夏間。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巖洞間。捕大蝦蟆。名曰石撞。鄉人貴重之。世
南亦嘗築鼎其味。乃巨田雞耳。扣捕者云。奇而非耦。又與所見者異矣。坡公眉人恨
不脫得錦襪子。即此物也。世南嘗觀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曰。乘蠻龜鼉。同眾共羅。劉
涓子注云。蟹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當負雄行。
蓋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蟹。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遊成

郊。樂市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宕昌。黎元本亦諸蕃寶貨所聚

處。五羊桂莞桐城亦有之。往往皆來自蕃舶。又有所謂河北山犀。紋麤而不光。要之

與處皆非所出。乃所聚耳。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

毛。頂一角。或云兩角。或云三角。郭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

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陷。他果亦有一角者。嶺表錄異曰。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為

兕犀。一在鼻上為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為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而在圖見書圖。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審孰是。此數種俱有粟紋。以麤細為貴。賤貴者有通天花文。犀有此紋。必自惡其影。常飲濁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雞見即駭。其真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及夫別形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以為奇異。故波斯呼象牙為白贖。犀角為黑贖。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曰墜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帶。斑散而色淺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佳者。是特犀。紋理細膩。斑白分明。俗謂斑犀。服用為上。燕入藥。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藥者。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為勝。其角尖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火。甚反。將廉熾者。是或謂不然。蓋犀有捕得殺而取者。為生犀。有得其蠟角為退犀。亦猶用鹿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門下醫人吳士阜。因職於南海。見拍子言。

海中取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植木久必盡。犀忽倚焉。即木折犀倒。而因斃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蛻角。必培土埋之。海人斷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徙去別山。遊跡不可尋。已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異物志云。山東海水中犀牛。樂聞絲竹。彼人動樂。犀則出。祥符間。老璫李德亦撰黠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帶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謂生犀徹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經湯火。只如餅餠。斲四邊。取方為鉸具。其文頭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全脂膩。在內。兼無皴裂。四邊雲頭。兩脚直者是也。不拘黔螺。特牯。黔謂無紋。螺謂紋。旋特紋細。牯紋大而勻。或每一粒紋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赭黃犀。頭是裏外透明。瑩淨如真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犀有二種。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輅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採取。故曰黔犀。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效。有教以犀角磨脂着。如其言。飲兩碗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畫太逼真。易為人所譏刺。然色澤粟紋。自有不可辨者。并邑間市語。謂犀下品。為鬼犀。乃

地犀角。其紋色絕不堪也。

素髒四邊。髒指上聲。疲也。於義無取。疑髒字之誤。又案故曰黔犀。上似有脫文。

得熙丁酉。議者以混補太學。人數猥冗。遂立待補太學生之法。以終場人數定其額。百人取三。繼又倍之。預選者。案此處似有脫誤。是亦薄收場屋之效。時多嘲諷之語。獨司書計公衡。名之曰貢餘。尤覺雋永。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尚待觀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輩貪利。以菴盛貯。邱翁曰。塗中走滴。將若之何。投泔一法。可懼莫養。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為漆所澆。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即以水膠鎔開。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著。即如米油。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汚。看膏大。蠟。研細。糝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反亦佳。此皆已試之效。

驗漆之美惡。有孽括為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似釣鈎。撼動虎斑色。善簡則作此句也。打着有浮漚。驗真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觀。圈子。上纔有偽。則不著圈上矣。

雄黃雌黃。出階州。雄黃好者如雞冠。色透明可愛。雌黃佳者成葉子。如金色。入乳鉢內研。頃刻成粉。色極鮮麗。與韶粉相忌。繪事不可用二物。稍相親。則色滯。骨而黑。向

在蜀。曾令畫工用之。卷藏數月。已而展觀。其色果然。工亦不曉。

雄黃硃砂中。皆有水銀。鉛粉乃鉛燒者。水

解見鑑

斷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為鐵凍。例閣鑪鞴。本錢四。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監約之。自後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萬緡。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元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庫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第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緡。與父省華同日。改祕書丞。故唐夫有啟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申詞科。紹興十二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適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希虛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遊。二事實為奉朝儒林。陸觀之盛。

韻書中無打字。已詳見歸田錄中。但於廣韻梗字韻中。音德冷。又都挺切。今俗談謂

打魚打水打船打織打量之類於義無取沙隨先生云。往年在太學爐亭中。以此語同舍。有三山黃師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其義該而有理。無不字。但於有字韻中。音俯九。又尤字韻中。音方鳩。禊字亦常用者。徧檢字書。皆無之。尖字韻中。亦不見。

弘曰。案禊。古但作退。尖古但作禊。廣韻有尖字。

東坡謁呂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秦絲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

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

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世南嘗疑坡扁言以諷呂。未暇尋閱。質究偶圖。見龜辨認。

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黑。與真目排比。端正不

偏。子細辨認。方知為非真目也。案陳與義石龜詩云。道人莫欺此龜。龜六時。唐先天中。江州獻六時龜。

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國初時人。亡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敬臨且怪。

長目廣鼻。虬髯垂瘦。性率不自飾。雖冠帶。往往爬搔捫虱。然為歌詩。有驚人句。今蜀

人止能誦其一聯云。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熙甯中。文與可。因呈其詩。

館於徐公園。盃酒談笑中。肆筆成夫子像於亭之壁。曲盡寒酸態度。元豐壬戌。鄭

聶子固。懼其歲久隱晦。漫滅。遂徙其壁於郡圃凝翠亭。今不復存矣。有石刻在。世南

君侍其本。今人但見與可枯木竹石。未嘗見其為人物。坡公謂與可詩文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誠哉是言也。

蜀昔有術士。精於設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強其筆于楮。以為它日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目今斂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眾莫不譁然哂之。且誦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為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擊矣。請納息之。眾方悟斂板鞠躬之說。莫不為之一笑。

今之作倖者。皆借緋。堂除知縣。亦借緋。太守則借紫。謂已經賜緋。則借軍。監則仍緋。邊郡節鎮。不復賜緋。可借紫。謂之隔借。先作州。曾借紫。後得軍。則仍服緋。此皆甲令定制。比年報高。先知嘉興府。後知建昌軍。遂申朝廷云。前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舊。旨然之。遂為定例。

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先帝廟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

諱之甚也。

盧元弘曰案洪宣
帝詔云其更諱詢

世而少小時嘗見親朋間有請紫姑仙以筊插筭箕布反棹上畫之有能作詩詞者
初聞必先書姓名皆近世文人如于湖石湖止齋者亦有能作詩賦時論記跋之類
者往往敏而工言禍福却多不驗近時都下有士人許其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
奇中嘉定壬午之春三山黃公朴同一二朋友訪許扣功名大畧即書沙門光遠降
先作自贊云伸脚自由屈脚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經不識三千條大戒醉後高歌無
障無礙當時若見閻王任他枷鎖杻械又一云無疑無疑自有東西目前行檢眼下
阿鼻不認真實法性不念如來菩提捉取金毛獅子任教烏兔如飛後再書云黃子
黃子大魁多士醜藉胸中十萬兵縱橫筆下三千字無垢為朋汪公相似若得大士
相逢一躍馬門浪象後八年歲在己丑黃公果大魁天下黃生於壬子魁於己丑實
符大士相逢之句狀元局中諸公唱和詩有醜藉縱橫一聯不差一字鬼物已知
之矣黃蓋乃昔時雲遊入蜀至青城山丈人觀不為道士所禮偽為繡衣出巡盡黥
觀中向眾不禮之人南僧不許入蜀者以此距今百餘載尚為黥鬼可謂異事。

龍谿先生汪公藻。字彥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已負文名。作詩云。一春畧無十日晴。處處谿雲將雨行。野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傍鷗不驚。桃花嫣然出蘿窻。似聞春蘭最有情。茅茨煙暝客衣濕。破夢午雞啼一聲。此篇一出。便為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羣落。莫究所學。朱叔止題其墓云。名高於昔毀相隨。未免羣兒着力擠。一目狼心胡極。月十年豹霧隱愚谿。不逢華旦開昌運。終抱沈埋返故棲。已矣九原寧可作。蕭蕭古木亂蟬嘶。亦為諸公所稱。叔止名軾。舍人新仲之姪也。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體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迹。如指畫成。實欲以書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之士也。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墨蠟之費。燎斷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焉。篆皆奇怪。亦不可識。三即羅漢之仙巖也。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寮。純得所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遂再鋟諸木。列巖之堂。今聞亦有不存者。余嘗見碑本字勢夭矯。灑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脈絡皆通。信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觀道察何等。

書而識之。此守忍于雲未必識也。

程公衡爭于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間。市井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律也。後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當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偽齊竊據中原。此說載之沙隨家集中。

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良叢。老樞皆不失其惟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翁。猶祖翁婦翁云。身長七尺。

商

美鬚鬚。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人。食啖與人亦倍。

區區長和。喜與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闢廢地為圃。或區或架。或籬且塹。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耘耔。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凍死。圃中轉發芽。而滋鬱暢茂。以故蔬不絕圃。味眎它圃。蔬為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晝爾治圃。宵爾織屨。屨堅韌。革烏可穿。屨不可。賊賊未脫乎。人爭買之。以饋遠。號曰蘇公屨。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貨。力所及。應之。負債一不經意。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高宗南。急買如飢渴。時張公浚為相。馳書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蘇雲。

卿管樂流亞。遊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觀其廬。為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即相與變服為游客。入其園。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主銜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數計曰。此為蘇雲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歷陳叙。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漕帥。實非游客。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案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己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即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卿其字耶。抑名耶。繼旌旂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戶閤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父所記蘇翁本末也。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庵。以寄仰高之恩。京泉先生為名之曰灌園菴。

世兩項在瑞安董宰燭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先生與周益公小簡。心竊愛之。讀數
過。龍成誦。今二十年矣。追思尚記首尾。其間必有脫誤處。他時得見大全集。當借
本改正之。誤記於此。萬里伏以涉秋益熱。共惟少保觀使丞相。小陌雲莊。天棊忠蓋。
釣侯萬福。相眷均慶。某近得報。知閣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止。昨收尤延之書。
乃知虛度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勢位。豈不能築河沙而
障屋。邇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蘊。良可憾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諸命。斯文
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一轡
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後復奚求哉。卻嚴寒飲醇酒之論。
丞相尚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近讀邸報。得感事詩云。去國
還家一歲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來蠻觸幾百戰。險盡山川多少心。何自閒人無藉
在。未妨吟服看升沉。荷花正鬧蓮蓬嫩。月下松醪且滿斟。當左揆進步時。高揖辭去。
此舉甚善。借宿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恕。祭定夫是也。而不輕就者。亦
復不怨。何哉。宋元晦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取。可畏可畏云云。又嘗記
真吾善。益建福免禍。酒小東云。錦羽在桑。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狹轡伯以

俱來與木奴而借至。其惟某官文章美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免園，夙非龍賦。賜華庭之鳩杖，晚冠者英。橘頌續騷，酒箴飽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某已嘗占辭，並號道節云云。觀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

占城國。前此未嘗與中國通。唐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詣訶叻，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善微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木為丞。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則出。火善微水得自西域。洒衣雖弊，而香不減。已上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典云：人夫得水而滅。案商刻而作則龍火得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此亦理也。

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室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婢雅舉戎石曰：贊牛耳。枕前年耳無竅，以鼻聽也。焦贛易林曰：牛龍耳聾。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永福。初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泰，後避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朔縣。後有邑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琴卧祖餞，留連累日。其夫人王氏先

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
樽清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滿船。未署太原王氏書。詩蹟已漫
滅。猶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慮歲
久詩亡。大書繫以記文。錫之字右方。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齧。震風浚雨之所
飄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
皇誠之通。感鬼神。聚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武祐刻石。卻作太原
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八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書為正。陳記大字

千加五
高法五

游宦紀聞卷四

宋 鄱陽張世南撰

永福下鄉有農家子。姓張。以採薪鋤柄為業。鄉人目為張鋤柄。狀醜醜怪。口能書。奉一日入山。遇仙人對奕。投之以桃。苦不可食。張心知為仙。莫有所遇。忍苦嚙之。且及半。若將螫舌。遂棄其餘而歸。因忽忽若狂。絕粒。食草木實。時言人隱惡。能追承身禍福。素不諳書。忽奮筆作字。得羲獻體。口占頌偈。立成如宿搆。傳聞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度為僧人。號為張聖者。游邑中。募緣造高蓋石橋。富室揮金相先。人曰聖者作大功德。又自可無一頌語。僧笑云。只兩好事。石橋半。出通判石橋全。出狀元。無庸頌也。及侍講蕭公國梁魁天下。乃生於橋成之月。橋方半時。實空通判與公。時口黃。伴案黃伴下。元空二格。商刻有少魏二字。未第。倦游太學。善人倫者。多言其油膩。天羅毛帶。相也。黃稍有自沮意。僧且謂曰。待我及第日。汝當及第。乃自笑謂僧人及第。理所無也。既而黃以張安國榜中第。訪張僧。乃近住安國寺云。僧發狂時。言無不驗。其言禍敗事。尤奇中。人於狂時。亦畏其毒罵。莫敢詣者。作字多以左手。或以足指執筆。又時執筆鼻書。時里有吳氏建重光寺。輪藏成。求讚於僧。援筆立就云。無上雄文。貝葉鮮。幾生

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為珍寶。句句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復。沈毛江上馬馳
前。長沙過了金沙灘。望岸還知到岸緣。夜叉歡喜隨心答。菩薩精虔合掌傳。半千六
十餘函在。功德難量熟處圓。筆力適勁可愛。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婦隨眾往謁。僧命
妻前。痛索其項。婦號呼。觀者哄堂大哂。歸語其夫。夫怒奮臂勇往。詈罵僧笑曰。子毋
怒。公掌來了。宜今再來。罵者不聽。居亡何。婦以他志投緣而死。又有鄉民著新紫襦
詣觀。僧詰以為施民有難色。僧曰。急抖擻去狗毛。蓋民竊烹鄰狗得襦。人無知者。故
戲之。又有富室攜少女求頌。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語再四。不得已遺之。即裂其底
得爛紙。乃佛經也。神異多類。此後游郡郭。大為帥府賞識。十禪僧頗多忌疾。忌疾上商本有
類此中傷之。不可久。冬一夕。張坐定。有青衣擊生荔一棹獻。詰曰。遣遺郡帥。是日十
禪。禪頭參帥。舉似乙中。一僧云。得毋詐耶。山間偶亦有此。歸獻百顆。蓋郡中多以穰代
薪。嚴臺未熟時。寺倉積穰荔樹上。及冬。穰空。荔實偶尚無恙。得以巧設欺計。帥亦因
此疎張。人謂張狂時最靈。豈獻荔之夕。適會其不狂耶。張自遇異人後。絕烟火。走人
關五十餘年。劫事不止如此。友人吳信可。永福人。為予言。是數事。皆其警戲時。得之
鄉。置長老某。真神仙方技。秘怪之事。書傳所記。從古有之。然詭誕不經。無補世教。

而君子存之者。豈非以其能言禍福於無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發覺。凡隱惡。避虧。雅道。亦使暗室屋漏之下。有所警。是亦小道之可觀者。不然。亦何足尚。云。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為天下第七福地。出縣郭。涉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曰名山。徐真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某。誤再臺祀典。石門插天。杉檜晝暝。猿猴清嘯。與寒泉響答。真偉觀也。徐本牧兒。飯牛山。一日。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奕拱立良久。遺徐棋子一。叱令歸。歸即精解手談。時碎瓦器為子。布地為局。縱游巖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修行境界。註有題真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祕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共飲草廬中。時霜月。草亦彫空。徐曰。主人遠訪。無以為樂。以餘滌一噴。頃刻林花徧開。今名所居曰北林莊。徐幼行成。將入山煉大丹。仙去。埋棋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紅葉。今老樹尚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為戒。丹成之日。與兄弟姊妹七人。餽之。而時上昇。故其地七仙有亭。徐趙二真君有祠云。自仙羽化後。俗眼凡骨。真有一請其上者。數百年下。有湖僧攜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偕至徐君壇。得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磴自石門中出。始盡發地祕。四方游者。於是翕集。其東室明潔。前有水簾。自千

何處願垂堂而下。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揖。西則瞻謁。亦乏奇觀。獨去洞數步。有石龜與石棋枰對立。古老相傳云。龜舊處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起邑齋會。小師來其途出。趨師牀坐逝。主僧於齋席中即知之。歎云。耐小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即席坐逝。其徒議昇歸。以登涉之勞。乃茶毗囊骨。歸塑西室。雖加舟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即脫落如怒。或者猶疑二僧禪寂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師之趨東室也。急欲化去。跣趺不盡一脚。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敗教之罪。摺而正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目所得梗槩如此。高蓋為閩中佳山。雖左僻若勝。往往遠從游覽。吟題甚富。有一聯云。雲帳護壇仙世界。水簾遮室佛家風。時人贊之。以為龍點出山中眼目云。

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

石。差橫山而行。留地成蹊。既而永邑東鄉石壁巖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蕭

葉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

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士。邑宰作詩云。神峯龜嶺與

虛家山一壯哉。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蓋蕭公神峯。鄭公龜嶺。

黃公龍嶼也。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預薦籍。挂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陞蕭公為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霈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啟有云。預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功。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因并書之。

永福邑東有嶽宮。乃吳太博經朔。大門內建三清殿。上梁日。邑中諸寫公成。在吳以書梁儷語。首遜給事黃公龜年。公即領畧。立解手帕。濡墨作字云。風馬雲車。儷百願。鈞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筆法高古。太博初見公畧。果經思復疑帛書非法。既而雙美。吳始大喜心服。歸語家人子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過人數等。不獨詞翰可敬。其未第時。最貧。素自處澹如。應鄉貢。引保。自有考官某縣尉。居簾內。見公丰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門下。既而預薦。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累扶柩。相遇於中。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夫人曰。往事尚忍言之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餘費。吾攜百指。扶護而歸。衣衾斥賣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為慮。那可復議嚮先輩事。况黃尹少年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為我辭。黃垂涕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

將何歸。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苟遂吾志。秋毫自贖。不敢聞命也。遂定婚於避道間。分攜慟哭而別。某氏從公歸。能執婦道。琴瑟在御。沒齒無間言。公登從。夫人尚無恙。若公者。可謂有德有言者也。噫。今之年少。弄筆墨。取科第者。項背相望。聞公之風。益亦知所以自省哉。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廣巖。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給事黃公。嘗室讀書山下。一日。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命僕剪荆斲險。攀緣而上。抵一石室。下可散千人。鄉人從往。即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於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卧山下者累月。風雨晦暝之久。往往若有神光。昇至室中。已何有異人來。請斲為賓頭盧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官禱雨。必躬往迎。其應如響。像肩毫脩白。骨氣龍鍾。宛若生動。每至邑中。人士敬嘆瞻禮。喜其乘而得。其去好事者。至有命精工模倣以易之。雖毫髮無欠。精神莫具。不獨主巖者龍辨之。自造像後。香火日昌。往來供施相屬。室內遂構三層閣。不戴片瓦。雖疾風暴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梁空磴險。山徑峭拔。游者有攀躋偃偻之難。及最上峯。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巖洞飛鷲。臺殿縹緲。使人神觀軒豁。忘其罷憊。周

遺有十奇。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燈石鐘磬觀音影之類皆自然天巧。層巖者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巖而去。尚餘不盡。尾修及尋丈。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滴。是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為佛供。越室而右。有羚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十輩。綴履僅可著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主巖者藏貯其中。來往如猿。亦野性便習然也。巖事至怪。十朋曾游。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見公集內。士友吳信可亦有紀游詩云。曾訪神仙巖洞來。人言偉觀似天台。藤蘿足下猿猴嘯。鐘鼓聲邊日月開。燈續佛光疑紫翠。雲將蜃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巖中乞靈多驗。如前司農簿柯公垓。少時鄉試。回嘗經從。主巖者先夜夢尊者命之曰。可設榻者若。來日當有十。九歲官人來。及期。與公同游者十餘人。老行前致茶。問稠中誰為十九歲官人。遂以夢告柯公。是歲鄉請。次年登科。果如其言。以上六說。皆友人吳凡信可為世南言。信可諱錡。永福人。誠敬而疏通。博學而和粹。月旦之評。最所推重。世南方以得友為幸。納交不百日。而遂隔今古。嗟乎。信可踐履如此。而遽止於斯。亦可悲也。已述思紀錄。以備遺忘。

借書一癡。還書一癡。或作嗟字。此鄙俗無狀語。前輩謂借書還書。皆以一紙禮部韻

云。瓶。盛酒器也。山谷以詩借書目於胡朝請。末聯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鷓鴣。開
錄。魚。坡公和陶詩云。不持兩鷓鴣酒。肯借一車書。吳王取伍子胥屍。盛以鷓鴣革。浮之
酒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鷓鴣形。范蠡號鷓鴣夷。子皮師古曰。若盛酒之鷓鴣夷。揚子雲
酒巖。鷓鴣夷。滑。楮。膜。大如壺。師古云。鷓鴣夷。韋囊以盛酒也。蘇黃用鷓鴣字。本此。

游宦紀聞卷五

宋 鄱陽張世南撰

東坡先生常親筆錄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葦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誅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習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次地所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評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元祿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亦庶幾調明。

之心也。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瑞殿。汪公應辰。刻先生手書于石。筆法道美。極可愛。

辨博書畫古器。前輩益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宛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則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鸞。鳳。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雖余季切。鳧。雙魚。蟠虺。如意。圍絡。盤雲。百乳。鸞耳。寶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稜草。瑞草。篆帶。古器之類。星帶。以四方飾。輔乳。鐘名。用以碎乳。鐘名。大乳三十六。外後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鸞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編。尊。罍。彝。舟。類。洗。有耳。有流。有卮。觶。之。或。反。角。類。彝。而。杯。敦。簋。其。形。也。有。卣。盃。盂。足。類。也。

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讀至此而竊有疑焉。世南游蜀道。徧歷四路數十郡。周旋凡二十餘年。風俗方物。靡不質究。所謂龍目。未嘗見之。間有自南中攜到者。蜀人皆以爲奇果。此外如荔枝。橄欖。餘甘。榕木。蜀皆有之。但無龍目。榷實。楊梅。三者耳。豈蜀昔有而今無耶。抑左氏攷方志。草木之未精耶。

韋轅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癩疝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葉珠。

其仁

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

消。沙隨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親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葉珠。只於生藥鋪買。蓋以仁亦佳。按本草薏苡仁。上等上上之藥。爲君主養命。多服不傷人。欲輕身養命。不老延年者。本上經。味甘微寒。無毒。主拘攣不可屈伸。除風濕痺下氣。除筋骨寒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氣。其根下三歲。生真定平澤及田野。八月採實。採根無時。今在在有之。真良藥也。蜀中巴蓬間甚多。士大夫以此相饋遺。離之飲食間也。

錢之域中。有宗子善平。病腎虛腰痛。沙隨先生以其尊人所傳宋誼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真乾搗羅爲末。無灰酒調下。趙如方製之。三服而愈。

沙隨先生在秦興時有乳媪因食冷肉心脾發痛不可堪。乃知縣鍾仁者名壽。以藥與之一服痛止。再服即無他。其藥以陳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熟服。錢云高宗嘗以賜近臣。時有歸正官校尉潘美縣尉。歸軍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中。又以其藥歸昌國。亦多愈人疾。真奇方也。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記。凡數家。取予各異。或佳其有眼為端。或以無眼為貴。然石之青脈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為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曰鸚鵡眼。曰了哥眼。謂青曰雀眼。曰雞翁眼。曰貓眼。曰菜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為上。黃赤為下。誣謂火點為佳。然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廟嘗書翰墨數說。以賜曹勛。其一云。端璞出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緒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粗。復燥而色赤。如後厯新坑。商刻脫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土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畧無點綴。已上皆聖語。石之眼少而色正者。方為佳物。

三山方言。茨菇曰蘇。傍水多植之。雖嘗在水中。遇晚稻損。蘇亦損。有一種貓。曰留青。

實大。液冬不彫。滿樹垂金。至春復回青。再黃始摘。味不甚佳。花極香。與抹利相頡頏。
永嘉之柑。為天下冠。有一種名朱欒。花比柑橘。其香絕勝。以箋香或降真香作片。錫
為小數。實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於香。窶甌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貯之。畢。則徹
甌。去花。以液漬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乾。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朱欒乃好
柑之種。栽播之法。始取朱欒核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柑淡。其根簇簇然。明
年移而疎之。久一年。木始大盈握。遇春則取柑之佳品。或橘之美者。接於木身。則盡
為佳品者矣。朱欒乃枳也。

三山荔子。丹時。最可觀。四月味成。曰火山。實小而酸。五月味成。曰中冠。最後曰常熟。
中冠品佳者。不減箇中。二十年來。始能用接樹法。取品高枝。壅以肥壤。包以黃泥。封
護。雖護久。則生根。鋸截移種之。不逾年而實。自是愈繁衍矣。日乾致遠者。皆次品。果
中是有黃淡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桃。皆他處所無。黃淡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
本草載於橘柚條。豈橘中別有名黃淡者。長樂志曰。王壇子。舊記又云。相傳生於王
壇子。

玉出藍田。見陶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于

閩疏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閩。晉天福中平居誨使于閩為判官。作記紀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主未採。禁人至河濱。太祖中。添創八寶。徙于閩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語而後答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于里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與着玉自家。甚是出心力。只為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為笑。後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台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雞冠。或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中之下。中之上。中之下。下之上。中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二山路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秦之角勝負。為博戲。昔有關禽。未見有關魚。亦可觀也。聞永嘉亦有之。

本朝宰相三入者。四人。趙韓王。向文簡。王冀公。文潞公。四入者。止蔡京而已。然其人不足算也。

自甲至癸。為十幹。自子至亥。為十二枝。後人省文。以幹為干。以枝為支。非也。

改元始於共和。紀號初於漢武。後世遵用之。我宋年號。無過九年者。惟天聖盡九年。皇十年。十二月。改明道。熙寧亦盡十年。紹興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後揖遜。高廟居德壽者二十六年。孝廟居重華六年。光廟居壽安宮七年。寧宗嘉定十七年。

游宦紀聞卷六

宋 鄱陽張世南撰

世南有令原之戚。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脩伊蒲供。山行百里。始至其下。猶真集。杖無非崇山峻嶺。又二十里。有平地廣袤數百畝。人煙數十家。田疇井井。滿目。尋麻。問道傍之人。云歲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復有峯巒圍繞。一目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尋政記載。乃唐大曆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南嶽僧寶光來居。又四年。賜名懷玉。古志云。天帝遺玉此山。山神藏焉。故其地靈爽。壇仙佛所居。因以是名。由古至今。兵戈不到。疫癘不及。僖宗於乾寧之四年。改賜定水禪院。時有雙峯長老師。復自是安領徒千人。止息鄧公場。今德興縣是也遣人致語於寶光曰。師復酷愛此山。師具遷悲。若為取捨。光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深遠。衆莫曉解。於是雙峯遂日入院。光師攜杖下山。別建禪刹。即今興教院是也。時禪月大師混居會下。身達性相。文章神韻。其林木蕭灑。水石連雲。建讀書堂。修祠觀。隱居山中。遺址猶存。夢游他國。於巖間石室。親見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恬羅化身。每入定觀。率覺揮染。皆具真容。非世間相。末乃照水自狀本形。既而絕筆。故托於夢感。自正本之外。別

有既獲二赤。予登羅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諦。觀竟日。其間有極破碎糜爛者。筆法高
姘。相觀古怪。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搜天下古書畫。悉以進呈。至二年正月。復付本寺。
先進間有題。其傍云。西岳僧貫休作。皆篆文。或古體。或玉筋。或柳葉。又一軸題云。大
蜀國龍樓侍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
教元造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貫休字德隱。令人知禪月
之號。則以為高僧。嗣貫休之名。則以為能畫。殊不知當時所作神異如此。非特能畫。
且於詩文尤高。有西岳集二十卷。翰學吳融為之序。唐相張格。韋莊。王鎔。周庠。皆有
詩記其事。去寺之左里許。下梯徑又二里。有亭曰輔龍。乃先兄之冰翁董諱增。紫商
刻誤
辭字季興所創。季興向為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有口書。壽國脈書。嘗經乙覽。
今漸漭有刊本。作亭之意。蓋為四方祈禱者憩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也。且捨
甲入寺。為輔龍不利計。又半里許。始至龍湫。仰望瀑布作三級。傾瀉於兩山之間。飛
噴。灑。雲。洶湧澎湃。浩浩然聲若奔雷。下臨石壁。此立萬丈。真奇觀也。時雲雨未收。谿
流初漲。巖霧瀟灑。山巔水涯。千態萬狀。得寓目者。移時不忍捨云。世南既登覽山川
之奇秀。且獨攷載其事之顛末。故詳紀之。以告來者。

秦會之當軸時。幾務之微瑣者。皆欲預聞。此招權之常態。然士夫投獻必躬自執。聞
間有去取。吾郡德興士人姚敦臨。字公儀。能篆書。秦喜之。令作二十家篆書。送
以進。時紹興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許授以文資。未降旨。聞會之招飲。姚喜。喜其
不覺振股。以此惡之。尋得旨。令充樞密院勅士。辨驗篆文而已。又有蜀士曰。曰。曰。曰。
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尤稱道之。
遂得陞擢。

董季興。昔嘗為世南言。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淋血之疾。兩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
四日。筮易。遇渙之觀。其辭曰。渙奔其机。悔亡。俄夢知大治縣趙定叟相訪。定叟名不
疾。疾久病也。言不久病也。董偶閱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食三大瓠。七日
而愈。前此百藥皆無效。董沙隨先生之婿也。先生嘗書此事於家廟之壁。

今之遠宦及遠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談也。頃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眼
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
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中。
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為守城者所壞。今不

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遠也。

柳子厚息壤記。太州龍興寺東北。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博覽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錘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

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後地角寺。

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洪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

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唐元和中。案唐元和中。高宗裝宙牧荊州。刻作唐開元中。

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徙於牆壁間。是年霖雨不止。

江流暴漲。徙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無應。即

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霹靂之雨。遂為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

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沙隨先生廬居鄱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硯。後刻銘曰。惟端有谿。孕石惟黟。茲乃

下巖。舉無有比。色奪芝英。溫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後書紹興己未。蓋元暉親

書。以遺遺昌字翁安中者。後又得張無垢遺樊茂實硯。後刻詩曰。端谿石硯天下奇。

望元夜半吐虹霓。不隨凡石追時好。直與日月爭光輝。龜藏久矣不亂用。惟恐翰墨

汚染之。樊子文章有餘地。汪汪萬頃。誰能窺。贈君此硯。無輕棄。經史妙處。真發神龜。流濺沫。徧天下。要使咳唾。皆珠璣。無垢居士作。子喻子書。益小篆。玉泉先生學。亦有篆。無垢從沈元川學。汪端明從無垢學。凡十有二年。三公相繼。魁多士。建炎二年。事順之作魁。玉泉亦登高第。世南嘗見沙隨先生親筆紀載。卒章云。此奇物也。子孫世傳。不知樊公家何以不寶在此物。以三先生盛名。此物乃沙隨程氏世傳之寶。三硯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嘆惜。

沙隨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柱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自曲江携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申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先伯諱^上大_下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請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己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進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應續其疑。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屈聲云。汝獨可。

質。不記何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為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羊。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鄰坐。已而香然。後三舉庚午。慶辰預薦。時新舉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羊預焉。果與慶辰鄰坐。宰亦天族師備。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赤梅。緋桐。黃薔薇。正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半文紅。蠟梅。梨。棗。栗。柿。楊柳。紫薇。二月下旬。可接紫笑。棉。橙。匾橘。已上種接。並於十二月間。沃以糞壤。兩次。至春時。花果自然結實。立秋後。可接金。林。檉。川。海。棠。黃。海。棠。寒。球。轉。身。紅。祝。家。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時。將頭與本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纏。上用箬葉寬覆之。如萌茁稍長。即撤去箬葉。無有不成也。

沙隨先生嘗蓄一歛。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銚都盡墨無聲。相如閭道遺持去。官宴秦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李路。又汪書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硯。後刻東坡銘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鵲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寒者。就燥濕。今何處獨先。同參。史。老。實。說。二硯皆佳物也。

都陽自雍熙乙酉梁顛榜。至紹定己丑登科者五百七十餘人。其間三曾聯登者唯三家。龍谿先生汪藻。汪桀。汪穀。張宗諤。張琮。張棧。鮑煜。鮑安世。鮑升之。汪氏之聲科者七世。張氏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續也。鮑氏安國。安行。安世。兄弟三科。連中。故程文昌伯禹贈之詩。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兄弟俱中科第者甚多。不勝紀載。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國遣使金紫光。樸大。表。樸。表。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國李資德。副使大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金富轍。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倣中國體。李之詞云。政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亦既嫌高廟嫌諱止。幸堂上之披風。况飛五朵之雲。特貺千金之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懼。

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被寬福。而有容。敢以菲微而廢禮。所塵名品。別且染濡。私覲之物。則幘頭紗三枚。白成鈕花銀篋一面。十二紫大紋羅一匹。生大紋羅二匹。白夔大綾一匹。生花綾二匹。白細苧布三匹。大紙八十幅。黃毛筆二十管。松煙墨二十挺。松扇三合。摺疊扇二隻。螺鈿篋匣一副。鈿筆匣一副。尅絲藥袋一枚。尅絲篋子袋一枚。繡繫腰一條。茯苓二斤。白朮二斤。白

銅器五事而已。是年有請于上。願得能書者至國中。於是得旨。以徐兢為國信所禮
物官。統之歸。因誦高麗圖經。備載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上之徽廟。覽其
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進士出身。擢為宗丞。兼掌書學。其奉使時。李資謙為太師尚
書令。高麗國主多納李氏為后妃。由是門戶光顯。資德其弟也。金富弼為同接伴。金
氏為大族。目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以文學進。富弼豐貌碩體。面
黑。員露。博學強識。喜屬文。知今古。富轍亦有時譽。吳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
所慕。文章動蠻貊。此語蓋不誣云。

游宦紀聞卷七

宋 鄱陽張世南撰

沅芷黎谿硯紫者類端石而無眼有金束腰眉子紋間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積滑或磨以細石乃仍如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自然顯於石中琢以為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線當中而為琴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間單路分煒字丙文始創為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在端歙之下單雖西班乃中原名家居黔陽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仍精於辨別平生俸入盡費於此學小至書筆法尤妙始習補之梅而自成一家吾鄉姜堯章學書於單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莊輩十數家釋帖非是又云悟帖中只張芝秋涼帖鐘繇宮示帖皇象文武帖王虞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其說尤新有絳帖評二十卷恨未之見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頴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迹所自知非贗物明甚有並樓賦一篇讀之其間前則項籍劉戊一句觀瀾文作劉備頴濱集作劉季觀瀾文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王先主來

敵等。陳營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茂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劉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交薨。茂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絕吳糧道。士飢。吳王走。茂自叢彭城。即徐州。先生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來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茂耶。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為備為季耶。要當以先生手書為定也。

己丑秋。孟詵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予退而攷諸傳記。乃知其為削。考工記。梁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歲。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削槩。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與。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牘。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為二物也。鄭氏曰。刃刀鋼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卻授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刃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刃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王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是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云。

包遜字敏道。象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為世南言。頃在臨安。謁魏會人。予前蒙
子進。因出雲萍錄令書。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
十。有館客李文。留心字學數十年矣。待為叩之。少選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中
乃衆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心之協。世南嘗以
語士大夫。問有云。恐出臆斷。後閱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不可毫髮之差。
李文名肩吾。眉人。學問甚富。世南嘗識之云。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遇陽羨

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

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單秀才。案商刻單秀才作董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具餉。謂坡

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

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寡手

城南。所居有雙楠。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為雙楠居士。長橋元豐元年火。四年邑宰

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之。為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旁。崇寧結體沈

石水中。不知所任。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千。係蕃中禁榷之物。出大倉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候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或或不平。更相仇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而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為太陽所燥。則成片。為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眾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翦。以分烟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濤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

二者不堪。曲江鄧灝以為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是見第一說稍近。

天地萬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康節先生。其學無傳。觀皇極經世書。概可見矣。此外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灾祥。刀兵水火。陰晴風雨。及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亦可知人命貴賤。渡江後。有北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湜。著此書。作太乙肘後備檢三卷。為陰陽二道。繪圖一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堯。以衆皇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鑑編年。前代興亡。歷歷可考。然自古及今。應者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間。命司天楊維德。備五福太乙占書。攷驗行度。亦為精詳。其間云。自石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至天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蜀分。後入繼歷攷算。至熙寧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嘉定二年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禪代之

變正在本宮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歲。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宮。凡四十五年。中更僖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既曰五福所臨。何為及却如此。本朝興國九年。有方士楚芝蘭言。五福今照吳分。上命建太乙宮於京城外之蘇村。命芝蘭為春官正。又命宰臣張齊賢醮享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說。王浚跋扈。後備檢立論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纘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故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百六之數三。此皆所應者也。舜禹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癸巳之際。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不降享國五十九年。黎不降。丁謫。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得百六之數三。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繼有正觀之治。遂以此為福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入中宮。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

又云。唐昭宣宗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宣禪位於莊。遂以此為禍。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極治。與正觀比。以至夏桀放於南巢。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此其故何也。余嘗深究其所以然。昔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為強。臣之漸。莊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為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兩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襲。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於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然拘執此以為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喜為政者。尚以知變為賢。況冥冥之中。奉行天地號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於天地之一氣。與否而不知變者。以堯舜禹為君。臣文武周公為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越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詳知者。皆可以類推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太乙不過十神。十精四計之類。彼其周流於天地間。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既不異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古至治。終不可復。是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未

乙考。治人君之善惡。臨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國則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
臣上皆主說。蓋太乙數中。專攷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
十八年為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
甲終有厄會。洪天敏公五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本朝康定。庚辰慶曆。辛
巳間。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政宋綬。侍讀林瑀。皆以徐復薦。
復至。仁宗詰以世務。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耶。復曰。德
宗性急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己容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連
雖凶。無能為也。此說正與王湜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八

宋 都陽張世南撰

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為交友。長於詩。劉潛夫卓建陽。刻其體文集於縣齋。黃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豪。今載于此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捐弃。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為文章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蕪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好。且屢見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黃銖。景紹。則大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聲。動寒梢。棲宿。等閒。老去年華促。祇有江梅伴。幽獨。夢繞夷門。舊家山。恨鬢回難續。其二序云。力脩實學。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今歌之。看鷗翻波濺。蘋末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峯。破桐陰亭午。列岫連環。溜泉鳴玉。對幅巾芒屨。況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談揮麈。才冠一時。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畫錦歸來。慶長年老母。且盡綠尊。莫懷歸興。聽扇歌高舉。會見登庸。泥封詔下。從朝天子。其三菩薩蠻。闌干六曲天圍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春回。寒梢花又開。曲墻

關不卷沈煥看星轉。裁好小裴徊。雲間征雁來。其四序云。葛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
遊送之。雨晴雲散。煙花澹蕩。送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正雨後梨花幽豔
白。博。忽。忽。過了寒食。歸家漸春暮。探醪消息。其五序云。季温老友歸樵陽。人來問
書。因以為寄。李其五句下。疑脫憶秦娥二字。此首不似婦人作。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老懷無奈。
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其六。醉
思仙。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烟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鶯鴻心。似鑑鬢如雲。弄清影。
月明中。護悲涼。敬冉冉。萍華潛改衰容。前事銷凝久。十年光景忽忽。念雲軒一夢。回
首春空。綠鴈遠。玉蕭寒。夜悄悄。恨無窮。歎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有。客。位。榜。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任。官。與。人。相。接。
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
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小自居。近緣久病。艱於
動作。拙。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
帶。方。履。比。之。涼。板。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
絆。纏。繞。之。患。脫。著。疲。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

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寧縮轉動難通。傷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莫有以容之為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闢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以求教於白鹿胡堂長承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歷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陰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運行當速。順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之行乃過於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庵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閭篇發其病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以日之明晦為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百

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為度數。蓋二十八宿。乃經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紀其度數。亦猶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千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為限節也。高麗國有九執曆。案高刻誤凡執正如此。竊慮。家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假日月右轉也。期三百六旬有六日。其原起於此。其實期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堯典時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為十二月。則多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贏而羨。是多之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足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之成數也。雖是陰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有四五日。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也。胡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紀於此。

雲林先生黃長曆云。饅頭當用稷字。

盧文弨云。案饅頭本作曼。頭不作稷字。書無稷字。

見永哲餅賦興元關

表謂郡會肆所貨薑豉。用僵字。最為有理。

予於荆岫。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一闕云。望關河。試窮遙眼。新

愁似絲千縷。劉郎家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羈旅。無

人尋訪。但用空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邊暮

鶉衣簞食。年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薄高門。歲晚誰青顧。何如引去。任權
上張騫。山中李廣。尚畧儘風度。又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之作。搜魚兒。願
為朋友聞所喜。然改之尚未之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世。□□□□□□。復惘然
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思。凡未
忘吾改之者。幸為我和之。十載尊前。放歌起舞。人間酒戶。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高
秋。世事幾如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歎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侯。獨闢萬里。一去
飄然。片雲甚處神州。應悵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隴水寂寥。傳恨淚。淮山宛轉。供悲
這回休也。燕鴻南北。長隔英游。紹叟有冷然詩集十卷。行於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清明。自晡後。連日傾城出觀。巨室熟
乘轎。旋繞相傳云。看牛則一歲利市。三日游賢沙。四日游天寧。六日烏石山之神虎
寺。西湖之水晶宮。逮暮始散。此皆圖志所不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後。惟梁武帝八十三。三以侯景之禍。幽廢
告終。至光堯太上皇帝之福壽。真可於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樞相張昇。宣侔。趙
概。皆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案商刻誤杜祁公八十一。富鄭公八十。文潞公獨九十。

二張文定公八十五。范蜀公。曾宣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惟史越王八十三。周益公八十五。

朱文公移蘭輔漢卿云。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呼。此甚真實而又雅馴。可為報同社諸人。今後請依此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峯下。按嶽山圖。禹碑在岫嶮山。詢樵者。謂衆想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

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為苔蘚封剝。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案句誤疑是癸酉二字外俱

難識。韓昌黎所謂科斗奉身。強倒披。鸞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而字疑誤果為奇特。字

高闊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歷碑而摸之。字每摹二。雖墨濃淡不勻。體畫卻不甚模

翻。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

第三碑。以一揭塵石。自為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獲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嘉定癸巳七月。樓一日。予甥董若金。忽語予云。適有自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漁

人人水見一物。長八尺。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二圓。其一如半月。非鐵非石。圖形以示云。漁人昇至縣市。火復昇至桃花。是火遺于神祠。始息。衆莫識。予應曰。此不難別。其制絕類岳陽樓下鐵枷。必縣傍谿中。古有龍鼎。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為此物。以鎮塞妖蛟蜃穴。歲月深久。水所漬。故不類鐵。然異者。從岸也。異時當復置水。岳陽沙上數枚。人以為厭勝鏡枷。或以為湖賊王孟所石。或云昔人拒敵鏢江之具。圖經皆疑其非。或有傳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夫舉役與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吳人於江碛要害處。並以鐵鎖橫覆之。以為此物。今觀弋陽所出。可名之鏢江之具乎。以此驗彼。厭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解。有石刻二詩云。仕官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相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彊健。麻麥偏地。豬羊滿園。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飢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冤者有理。上官不噴。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邑東邑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沙隨先生跋云。右二詩。不知何人作。上饒公端殿汪先生過豫章之遺賢手書。

于旅會。後三十年。門人程迥授邑于茲。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不復存矣。友人高壽與會。來是邑。李安先生姻戚也。因託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迴跋此詩。始刻於進賢。再刻于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變其言。近而熹切。懼其碑之復淪。故紀於此。

雪峯為刹。與徑將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義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傳道德山五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真覺役使。呼僕招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入池中。得不壞。山周遭百里間。皆叢音竹筍。味極甘美。寺衆自三月至五六月。摘簷斂。亦覺所植也。

游宦紀聞卷九

宋 都陽張世南撰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進。更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為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紙。而不受。虜作奉節圖。以見分首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隰州。而魏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事。氣壓鄴侯三萬籤。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為對。劉云。可對平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為絕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間。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畧。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間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約以簡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彖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

為後疾而有所不足者為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青字有精明
之義。故曰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溷濁者為清。目之能明見者為睛。米之去麤皮
者為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火德王。都于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
洛為雒。故金惟經書作洛。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臯韻畧在字似皇。改為罪。自
出已意。謂非之多。則有臯也。今經書皆以罪易臯。獨禮記爾雅猶有可攷。无字乃子
書奇字。古文天屈西北為无。今易中無皆從无。它書則雜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諱世
民。故今牒羣集皆去世而從云。漏泄縲繼。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聲
相近。若皆從云。則泄為云矣。故又從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昏愍泯之類。至
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為韶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為征音。
至今從之。此何理耶。虛文昭曰。案正未必
為始。皇作征音也。

字聲有清濁。非強為差別。夫輕清為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為陰。
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為衣。冠加諸首為冠。衣與冠讀作平
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

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平聲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皆重亦其類也

胡堂長伯量記度常卿涵星研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渝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壘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研而廬山胡泳記之曰研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長倍蕪高寸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掌不啻面出玉斗為池半之半微為窪坎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氣大者四其二連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高外微綠中黃腫如針眼而紺碧眾星此為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并然泉滿池粲粲相輝半月止墨元雲黠黠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三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巖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髮髯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研陰七字奉亦未嘗刊以借觀者眾懼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研贈范純夫侍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與此研實合以年譜攷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研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縣史君以百五十緡贖得之外周以二髻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及土人姓名外者乙亥峯高則洋州造

夫方誌內者辛未。杭州後洋沈上牢坡仙。元祐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內匣為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為先三年。真。范寧後為姍家。故研歸李云。

許樞審崧老嘗記世祕書辨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
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訟之戒。然則八
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
何錄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元於中祕書。長睿父手錄藏之。
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父以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睿父書襄陵。
蹉覓其子弟歸之。會兵難起。城陷。而翰所傳元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
先附便舟適免。故古太元今獨予有。逮渡江。留建業。一夕。兵變火作。鬱攸被予舍望。
予幾決潘蘿遊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
諸物靡存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人
九江後。遇趙而予舟焚儀真。攜書盡亡。獨太元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
邑人得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瀏陽。值亂兵入。盡棄其裝。以書夜度大光。

保平江。月餘敵陷岳陽。游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乃成。尚念世紛之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諸黃龍經藏。因念經之幾絕。而僅存。艱虞若此。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蓋有天助。而哀予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其振顯之。天人之際。精感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祿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士許翰古大元合不備見楷記。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開。為諫官御史。言時政多難。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用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真奇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于普照院。律證和墨。聖俞按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嘗處在何等。馬五語。竊精婢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顏平原。活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擗縱連角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正書。為本朝第一。蓋不誣也。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聞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並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見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遊美云。所

請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過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瑛者。觀其人材。儘做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卻恐它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瑛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燾之子。其人誠如聖訓。案商刻作諭自得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帝說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見。即盡其平生。可謂至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段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蓋足以觀聰明冠倫妙處也。

階州產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色暗。今朝廷取為冊寶等用。有黃青黑綠數色。取之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產玉石。曰巴璞。嘉璞聖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階石。其溫潤畧與玉等。敘州宣化縣亦有玉石。曰宣化璞。熟源出黎雅大度河。其品最高。有胭脂標。瓜萸標。琢為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鑿者不能辨。岷州之上百里間。有黃牛神祠。祠中多玉石。皆往來賈客。或牽江人。得於沙磧間者。以獻。有一石。質黑紋白。隱然龍形。作蜿蜒狀。鱗角鬣纖悉備具。人看如孔雀尾者。是為石中之異。忠州樂碛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售。有指甲。鏡。亦有磨。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然皆硃碛也。是數郡所產。皆予所經歷。故亦稍

能識別。

檄攬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於蜀。塵家君嘗手植於小圃。伺其萌茁。再歲而樹壯。畏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寬。初如草。凡兩月。漸有墮地者。視之。木患子也。案商刻。患作棧。皮可洗衣。功不讓皂角。核則人以為念珠。鵝鴨呼地土風氣之能移物性如是耶。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逾海。船過汶則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怪。

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強。採囊一試。黃昏湯。二洗十年新學腸。任子淵注云。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宜齒獨行方。胸中甲錯。是為肺癰。黃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一枚。水煮服之。其說最為確。合無義。沙隨先生云。晚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蓋指當時癖學。為五臟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莊子云。夔憐蛇。蛇憐蛇。風憐目。目憐心。蓋謂天機所動。何可易邪。變止二是。蛇雖無足。行疾於蛇。蛇行雖疾於蛇。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

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為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間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十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谿崇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為祕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收。縱漕難具報。後有讒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諫省。曰。其人所以守不變。可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十

宋 都陽牧世南撰

黃祕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圍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并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屬饒之德興。去寧賢福寺。留錄遺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寶使。涉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絕句詩。年六十六。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矣。真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美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客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自真原等語。其末云。清和之月。獲

皇帝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奠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真蹟在

文潯公家。刻石在從事郎蘇太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元行歲在甲辰四字四月十五日。

有看花詩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洛陽一僧舍書勝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石在湖

州前殿中。侍御史劉壽家。案而列劉壽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

經善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今在此寺東序。并辛丑題。同刻石。開

運四年丁未。是年二月並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

即契丹人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真蹟在文潯公家。刻石在蘇太

寧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

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為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舊本

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二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洛陽士人家。

又有判完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氏家者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

子少師楊革名。亦應是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脩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

結。父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案諸本俱誤鈞。據新出唐書宰相世系表改。

居此州。皇蓋蓋從。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一。曰發。假收。嚴。以四

時為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之于從火。收之于從金。微之于從水。嚴生涉。涉生
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託唐六臣傳。乃以此為涉之祖。嚴身
非也。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資警悟。工草隸。善唐王昭宗
時。第進士。為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
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為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著功
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中。史館脩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
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
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奏
起為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
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二。舊史云年八十五。誤也。贈太子太傅。
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實命
泣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汝。朱全忠莫虐。涉當遣傳圖
寶。凝式諫曰。尊為宰相。而國至此。不為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緩與人。雖保當貴。如千
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己。往往陰訪羣情。款款之間。及禍者甚眾。涉

韋不自保。忽聞疑式言。大驚曰。汝亦吾族矣。疑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謙持。終免
舉。稱疑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適放。宗師歐陽詢與
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勝概。輒留連賞詠。有垣牆圭
缺處。輒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實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
虛白。或稱希雄。居去。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
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於尹居之側。過入府前。與後馬。猶
以為遮。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久。家人未挾纜。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綿五十
兩。獨盲端。疑式悉留之。脩行尼舍。俾造鞵。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
飢。而疑式不屑屑也。留字聞其事。乃自製衣給未遺之。疑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
字。止見臚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疑
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疑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疑式詩什。亦
多雜以诙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
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它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疑式自汴
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疑式先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速相

迎從思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思云。在此下其題壁有隱

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清麗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至公

凝式或傲然不以為禮。尹亦以其耆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石家。既不遇時。而唐

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迹至多。奉

朝興國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頽圯。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寶

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為清玩。世以凝式行書。顏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魯公唐書

不綱。朱晃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威。魚伏鼠避。能全節者無幾。故六臣奉

靈紱。駿奔昇之。惟恐居後。而凝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為恥。因語湯狂。弗與世綱

優游卒歲。言足以厲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豈特竄處子。東方朔之流

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案商刻。詠徒知墨妙可傳。而不言其提拱風

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弗書。復不為立傳。可勝歎哉。余因掌次筆迹。遂為立傳。

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雁亭

詩。當為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直藉緹縠者。荆山之人。以玉執

語非虛言也。少隨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賊殺不幸。獨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景德監鎮侯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時而爽。可為慨嘆。又云。堯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雖然。令聞廣譽。常若衮緇。筆力千鈞。常若壯夫。豈與曹蜺輩。富貴宜達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某頓首。秋暑不審。起居住佳否。某與兒守。八月二十九日離席。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白問留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云少游過客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者。因即至八月十二日。啟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范先

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

的矣。嘉穀痛乎。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其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

無聊中奉啟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為誰。嘗者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為世人所見。宣和初。有徐工堯拜官。脩淨業。名動天聰。被旨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圖于勝業寺之壁。蓋未出之先。緇黃輩已見。特秘而不發耳。從來未有以滄茗者。紹定癸巳。湯剡韓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為不讓谷簾。嘗有詩寄二泉於張宰。曰。九疊翠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漚乳不到紹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真巖老詠仙。張廣之曰。寒碧朋尊。勝酒泉。稽巖遠壑。憶留連。詩於水品進三疊。名與谷簾真兩全。畫壁烟霞醒昨夢。茶煙日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喜非濟代人。且隱屏風壘之句。揚子江心水。號中冷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以滄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蓄之於水陸堂中。穴井以給游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冷別涌一小峯。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鶴棲其上。峯下水益清。

泉之不可汲。更僧昔時矣。玉乳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如玉。思順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由。專往訪索。僧感頰而言。此泉變為昏黑。已數十年矣。初視其始。乃親往驗視。果如墨汁。嗟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今日。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搗色。六月出迎客。復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攬祖母權於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旬。日泉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跋

博物洽聞。儒者事也。非足迹所經歷。耳目所睹記。則疑以傳疑。猶未敢自信。況取信於人乎。太史遷少時。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沅湘。涉沅泗。訪齊魯之舊蹟。過梁楚之故地。然後採摭異聞。參討往事。而大放於史筆間。至今史官宗信。鄙陽張光叔。文獻故家也。講學家庭。藏書日富。蚤從雲臺史君游。宦入蜀。見聞已不凡矣。是涉江湖。達浙閩。視昔所獲。夥甚。懼遺忘。而隨筆之。噫。有志哉。余與光叔交。每見其摭訪異書。如獲至寶。極力傳寫。初不知異聞之有錄也。一日出示。余洞心駭目。多聞所未聞者。以半生經歷。睹記之富。而余得大嚼焉。饜飫飽矣。使用志不已。網羅山海。百珍畢陳其中。不特染指者之一快。脩史校書。它日或有採證。豈小補云乎哉。因書其後。歸之。紹定壬辰中冬前一日。忠定後人李發先書。

此書會稽商潛曾刻入稗海第四卷中。文有顛錯。他卷亦有脫文。余從知不足齋借得舊人抄本參校。乃始完善。其言字書無禊字。又韻中不載犬字。蓋禊古但作暹。犬古但作犾也。然廣韻自有犬字。光叔未細檢耳。又言饜頭當用糧字。見東晉謝靈運詩。今張東賦中自作曼字。即字書中亦不見有糧字也。又言正月因避始昌諱。故讀為征。此

則本然如尚書音常。星宿音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是。豈亦有諱耶。且政本字尚不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書中使君作史君。此本可通用。見于碑刻。非誤也。即李發先跋此書。稱雲臺史君者。乃光叔之父。非謂史姓其人。書中有以啟于闕。語于闕。稱求官也。尚本乃改于闕作十冊。古書之流傳者。往往為不學之人所竄改。其可策多類。此如不見舊本。又烏從而盡正之耶。因有刻本。而遂廢鈔本。此大不可。乾隆己亥十一月三日。東里盧文弨坐西軒書。

宋 葛洪著

沙 史 隨 筆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涉史隨筆提要

涉史隨筆一卷凡二十六篇宋東陽葛洪撰援古證今就理論事獨見其大頗多扼要之談且遺聞佚事往往而在史傳浩瀚有如煙海涉獵所及門徑難尋得是書為依據則如車之有指南鍼也治史學者當不河漢斯言

涉史隨筆目錄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齊鄰忌諷威王求諫

孔子順言為政不能無謗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為庶人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絳灌為竇氏擇師傅

申屠嘉召責鄧通

張釋之諫趙遷壽夫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孔臧辭御史大夫

王吉言宜謹擇左右所使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崔亮創停年格

隋文帝褒摧守令

唐太宗不欲數赦

太宗責房元齡問營繕

張九齡勸姚崇去論躁進純厚

宋璟隨才錄用

元宗用韓休為社稷

楊羅請更貢舉之制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韋湜顧周琳無權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捨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請不與。烈侯累問公仲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二人。及朝。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繆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君謂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楚人昧也。雖目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是以古之善相其君者。必欲朝廷之上。藹藹然無非吉士。使其君聞正言。見正行。故能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彼小人者。雖欲違君之意。自無

所容其技矣。公仲之相列侯也。其於士雖待番。吾君諭之而後進。而歌者之田遂止。五人俄頃之功如此哉。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之言。豈欺我哉。

齊鄭忌諷威王求諫

戰國策曰。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問其妾。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至。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於是乃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善之。乃下令求諫。

忌言雖小。可以喻大。為人上者。而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是以聖王之利。是在於求諫。夫士諫歲諫。誓諫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諤於道。有

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後世此風既衰。諫有常職。而言路始狹矣。又况人君與宦官宮妾相處之時。多與古夫夫相接之時少。十寒一暴。其能自免於過耶。昔宋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禮服而立。侍御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若昭公者。雖得之於顛躓。心困慮衡之餘。其視終於此者。蓋有間矣。

孔子順言為政不能無謗

孔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侯職秩者不悅。乃造為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以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虜裘而裼。我之無屨。裼之虜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民又作誦曰。衣衣章甫。嘗獲我所。章甫虜裘。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於聖賢矣。

昔周公相成王。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公之聖德曾不少損。今狼跋之詩是也。其詩曰。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說者謂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穢穽而不能脫。前跋後蹇。進退困險。若周公者。忠誠在於王室。以避自處。而無貧欲之私心。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此公之所以不失其聖也。子產之相鄭。孔子之相魯。其無利欲之私者。歟。後之相天下者。惟本朝忠獻韓公似之。公之言曰。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而不為哉。惟其忠勇如此。用能光輔三后。宏濟艱難。躋天下於太甯。而無駭視傾聽之虞也。故歐陽公贊之曰。進退之際。我嘗有餘。德業兩全。誇譏自止。過周公遠矣。

漢高帝免奴婢自賣者為庶人

漢高帝五年。詔凡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槩本良家。既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非上之人。有以蕩滌之。舉段遣當。豈殆將百世而不可得。高帝之詔。真知君道矣。意者蕭何有以

輔之與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大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威皆待賢。久而歲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異由也。今吾以吳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是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賜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甚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書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瘠病。勿遣。

賈山至言曰。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故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故不能成其功。高帝此舉。其於士亦可謂知所敬矣。詳味患在人主不交。與夫有肯從我游之語。宛然三代盛王禮士之意。其誠起豐沛。建四百年之基業者。良以是夫。或謂帝慢而少禮。求賢之詔。未免文苻於實。愚謂不然。帝所慢者。特腐儒耳。其於賢士。未嘗不敬也。觀留侯與呂后畫婁太子之象。

其言曰。願上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年老矣。義不為漢臣。然上常高此四人。今太子誠能卑詞回請。求以為客。上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及四人來。從太子侍燕。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為壽畢。趨去。上目送之。竟不易太子者。本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孰謂高帝慢而少禮乎。故曰帝所慢者特腐儒爾。

絳灌為竇氏擇師傅

漢文帝九年三月。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有弟廣國。字幼君。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灌灌將軍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擇師傅。竇容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避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聞之。禁師。古者天子諸侯不內娶。故教養外戚之法無傳焉。封建既廢。外戚未必世族。尤不可不教養也。孰謂絳灌而能為此哉。長君少君。由是為退避君子。張蒼免相。文帝以廣國墮有行。至欲相之。方其幼為人所畧賣。晚節其賢乃如此。豈非與之居者皆士之有節行者之力乎。使文帝之初。能為母舅薄昭擇賢師傅。而置

之昭決不至犯法殺漢使者。此不防闕於其姑。魏文因是得以獲帝也。

申屠嘉召責鄧通

漢文帝時。申屠嘉為丞相。特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當貴之。至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且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文帝。帝曰。汝第往。吾令使使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案嘉本傳。嘉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不過軍行間勇健有封力人耳。及其為相。而風采號令。威重乃如此。然則宰相之職業。其所關擊。顧不重耶。漢置丞相。仍秦之舊。其職號為無所不統。自高帝至于景帝。自蕭何至于嘉。閱四世。而相職為相者。無非高帝望重之舊臣。故其君亦不敢以庸常視之。而使侍仲其處。今文帝雖不能因嘉之言。以遠通。終帝之世。嘉為相。而通不敢輒啓讒譴之口。其潛銷害

程於異與之中者。蓋亦多矣。其後公孫宏相武帝。遇事往往退避於帝左右之臣。嚴安枚乘之徒。發言盈庭。宏未嘗不屈。遂以給事謁者。為帝私人。丞相之職。自是始空。而權亦輕矣。宏以儒得政。其風采反不及一申屠嘉。宜其見輕於淮南。而以發蒙振落視之也。繼嘉者。其惟忠獻韓公乎。然其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敷其罪而竟逐之。則又過於嘉一等矣。然則相權之輕。重顧不以其人哉。

張釋之誅趙主書夫

漢文帝時。高者僕射張釋之從行。發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盡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復曰。長者也。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提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從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也。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不拜畜夫。

昔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答顏淵為邦之問亦終之以遠佞人惟其詞色巧令而無情實應對捷給而矜小慧惟懼疾之不深去之不速詎可以是而趨避乎當是時從帝行者使無釋之之高見絕識則帝於是舉誰其正也猶影響之應形聲其為害可勝道哉侍御僕從之臣古人不使一檢人聞厠於其間者政操處此吾觀唐高宗濮陽之行對竇德元有帝邱之問許敬宗從旁代對甚悉方其躍馬而前退有矜色下視德元以不強對為能之語真是扼其吭而奪之氣由今觀之首姦臣之傳者非德元乃敬宗也然則利口捷給者果何益於人國哉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漢景帝時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徑擊吳楚是時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關於殺黽阨陘之間耳。軍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收羅陽間不過差一二由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羅陽使吏搜殺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

趙涉之遮說亞夫即三老董公之遮說漢王也。惟其賊而無圖至前故遮道以說

又孰謂流項籍定七國。乃皆出於道旁賤夫之一言。然則天下之才豈有窮哉。是以古之明君賢臣。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也。辯彫萬物而不自悅也。能窮海內而不自為也。片善可取。不聞芻蕘。一言有聞。狂夫亦擇。故能并天下之謀。盡天下之智。而事無遺策矣。

孔臧辭御史大夫

漢武帝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學。與從弟安。網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禮賜如三公。

時上方嚮儒學。尊孔氏表章六經。臧聖人後。以常情論之。得君如此。可謂遭時矣。而臧乃逡巡辭避大位。方欲自典家學。網紀古訓。其必有以也。唐宣宗時。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是然臧之不就大位。上之人可不深省乎。

王吉言謹擇左右所使

漢宣帝時。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智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

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
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耕
頌也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
其本也

昔周公立政之作其為治體統尤為詳切曰常伯常任準人者王左右之臣也曰綴
衣虎賁者王親近之人也其官之尊卑職之大小相去遠絕而公例言也而無所
輕重於其間何耶政以議政而在左右者有輔正之倚而親近者有染習之惑其
係天下之本一也三宅三俊其選故所當謹同舟涉海一事不寧則俱究其難雖
僕御之賤亦不可忽也特自古人君能於是知憂恤審擇之者鮮耳文王或玉惟
克灼知厥若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卒並受此丕丕基以建八百年盛夫工業成
王亦能嗣守大訓無敢昏適以保三十六王盛成之治其明效大顯而已彭勳周
衰以來此意泯矣而人主獨行於深宮者亦惟自昏自聖耳所以善其心養其德
者將誰責而可哉故其君之賢者不過謹期會於簿書之間審聽斷於楹石之際
而非所謂本務也是以治常少而亂常多然則謹選左右審擇親近王事也論真

知萬化之本原者歟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漢王嘉言前蘇合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也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非所以明朝廷也

一世之相自足一世之用常患上之人養之無其素耳豫章之才豈一朝夕所能致哉惟其自拱把而封植之而無戕賊之患故它日棟梁之用隨取隨足古者士養於黨序選序國學之中所養者仁義禮樂所習者射御書數所興者德行道藝而上朝多之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所設張類不待聞習而後能知至於中材或亦皆可備公侯腹心干城之用故三代而上人主未嘗有乏才之歎者良以此夫後世學校廢士無素業往往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識之士中無一二此王嘉所以起宜豫蓄養之請雖然蓄養之法舍三代庠序之教皆苟選也漢猶近古惜嘉徒發其端而不能為漢精言推廣而行之為可恨焉耳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若貴戚書命不寫相欲自求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

歆之意亦可憐矣然亦有罪焉伐國不問仁人使歆能為尹翁歸子廷尉雖書其敢干之以私耶晉顏含有言曰馮祖思問任於我我豈有邪德乎歆負反馬可也縱未及此貴戚有命如其所託之非人以情却之政復何害何無拂吾之情以強從人欲哉昔東漢吳植為宛令梁冀以賓客託之植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當是時冀以貴戚用事可謂有權而植却之無難色今歆願以貴戚之命重於相違焉得無罪雖然朝廷欲天下薦舉之公而使所舉者皆得其人以報國惟中嚴囑託之禁而後可望其至馬耳不然緣情徇私徒長奔競未見其可也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魏司空長史辛雄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知其

情故當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揚。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羸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濶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

號令不信。賞罰不明。雖平居無事。且不能以使其衆。况欲驅之於鋒鏑之下。使之臨陣而忘身者耶。求其無賊。詎可得哉。昔唐劉巨容破黃巢於荊門。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不愛官賞。事甯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此雖悍夫跋扈之語。然人情所在。為國者所當深察也。夫賞罰號令。國家之綱紀。在焉。惟信而明。故能服人之心。服人之心。故能盡其心。盡其心。故能盡其力。盡其力。故能成其功。如此則軍威何患其不張。盜賊何患其不息哉。辛雄之論。可謂深切著明矣。

崔亮劄停年格

魏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沈滯者皆稱

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以其理。察考廉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姓氏。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曷當章銓衡。宜須改弦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魏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非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燕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瓌上書言。蔡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乃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廡。次若貫魚。故簿呼名。一處是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陞見。復奏乞令三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唯熱之選舉矣。亮始也。

自停年之格行。積常成俗。流弊至今。能否並進。賢愚無別。人往往得以歸。藉於此而不思。所以致此者。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選用之法。一委諸吏部。數人可乘。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猶將力有所窮。照有所極。如唐魏元同云。云書此在亮所以求為簡便之法。而一以士之停解月日為斷也。何則。人物皆繁。不可得知。法

使之然非主司之罪也。古者士選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一人之身所關者既已衆矣。而授任之際。又俾羣司各自選其僚屬。而朝廷止命其大者。如務王之命伯國者是也。夫所關者衆。則濫進之士少。所任者簡。則選用之法精。是以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以來。小大之官。悉委吏部。纖介之迹。皆屬政。初察言於簿書之微。量才於刀筆之細。尚欲責其賢愚有別。能否之不並。進乎重。其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而以偽繼之。此莊周之所以歎也。後世滋欲善選舉之法。獨唐沈既濟之說尚或可行。其言謂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欲使五品以下。羣司長官。各令宰臣進。知吏部兵部。得以參議焉。六品以下。或俸佐之屬。則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以察舉焉。如此則賢愚能否可別。而天下之士子。亦將爭自磨厲。以副上之選擇矣。或謂古今異宜。今若捨一定之法。而行既濟之言。則操進退之柄者。得以行其私。而請託之風熾矣。愚曰不然。夫牧守而上使非其人。則已誠得其人。其可以私干之耶。又況進叙之際。吏部兵部。得以參議於其間。而州府之辟。或非其公。而吏部兵部。又得舉舉。而加以私。冒不審舉之罪。小則譴黜。大正典刑。人非木石。誰敢不厲。待其

於端本澄源之地不得盡如古者選士之法。苟有可議者耳。惠故曰。後世欲善選舉之法。既濟之論。尚或可行也。

隋文帝發擢守令

隋主知岐州刺史梁彥光有惠政。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傘。以厲天下。又相州刺史樊叔略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召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帝賜以東帛。雍州諸縣令朝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齊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為海州刺史。周處州縣多稱職。百姓富庶。

隋文帝愛民之意。可謂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天下之廣。郡邑之衆。牧民之責。草於守令。帝不知謹擇之。於未受任之初。而願欲以耳目之所及。獎勵之。於已親民之後。其遺者抑多矣。又况人之常情。雖不能不疎動於一時之暫。而他日之變遷。類不可保。此謹擇牧宰之說。本朝忠獻韓公文正范公。所以力言於我仁廟也。其說謂承平以來。牧宰之任。因舉薦。擢任者。必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

帝王之世所不廢。載之虞書。呂刑可覆也。愚曰不然。虞書所謂肆赦者。為過誤而麗於刑者設也。呂刑所謂有赦者。為刑罰之入於疑者設也。未始有罪無赦。聖王赦之文也。太宗之見固卓矣。然其意特不欲數耳。而仍未免於或親或得。或後者與之上下其論哉。

太宗責房元齡等問營繕

房元齡高士廉。過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恐上怒。責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元齡等。而元齡等亦安所謝。元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照則宜。施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宰相之職。其略見於虞夏之書。其詳見於周官。令觀股肱耳目之言。使定百揆之語。則知其職無所不統。宮伯屬之冢宰。則環衛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內宰屬之冢宰。則宮中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太府屬之冢宰。則財利之事。宰相得以統之。其

他如飲膳酒漿。次舍縫染之細。凡關於天子者。無一不統於宰相。政以此。其法則

皆當由此而出。所謂以道佐王者固如此耳。北門營繕元齡問之職也。太宗顧起何預君事之怨。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是。不然元齡等何為俯伏退謝之不暇。而無一語以自疏耶。魏徵之辯真足以救太宗之失。神宰相之職也。諫官隨宰相入閣之制其交修不逮。至是始知其益如此哉。

張九齡勸姚崇遠諂躁進純厚

左拾遺張九齡以姚元之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為其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塗。而卿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工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嬖賓客以取容。其間豈有不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

周公立政一書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詳矣。一則曰其惟吉士。二則曰其惟吉士。一則曰勿以儉人。二則曰勿以儉人。至於終篇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且慨歎而擇登庸焉。常人者古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不可一日而無者也。然多純厚質實類不能與諂諛躁者爭長於頰舌之間。孰上之人易惑於取舍。取舍一惑政之治亂於此焉。分。此周公所以尤拳拳而

不能自己也。九齡之所以勸崇者，意其有得於此乎。夫拔純厚有常之人，進則天下之君子欣慕而願立於朝，以直道輔其上行，其所學而致太平矣。若其懷璋及人，進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其上，竊用富貴而專權利，用純厚之人則治，用諂躁之人則亂，為政大體無出此塗。九齡之賢，能為崇之言而崇之賢，又能嘉納之，開元之政安得而不治哉。

宋璟隨才錄用

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俱多異端。若全引進，則悔咎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缺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為左散騎常侍，以專朝隱。元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

陸贄有言：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置其能，則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慶御之有道而已。故善官人者，猶良工器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使璟無翕受敷施之慶，則李邕鄭勉之徒，長為棄人矣。昔齊桓公問可為相者於管仲，仲以隰朋為可，而不與鮑叔，蓋以叔牙之為人

過於不已若者不比之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而隰朋之為人愧不若人而哀不已若者惟其不忘人過故不能棄人之短而用其長惟其哀人之不已若故能捨人是短而取其長秦誓曰如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則衎衎天下為惟宅心廣大者而後能勝其任也若璟者其亦庶幾於此乎

元宗用韓休為社稷

唐元宗以韓休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常臨鏡戴豎子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岳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昔堯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堯蘇與我處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則有得焉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則未嘗有得焉其過不細必速遣之恭王之寤蘇即元宗之韓休也恭王之申侯即元宗之蕭嵩也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二君者其可謂能致之以寬而必求諸道者也方申侯蕭嵩之委曲從順也自以為得保位固寵之術矣

而卒不免以是見黜蒙誣當時遺臭後世然則欲悅者果何益哉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策試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之始奏進士加雜知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素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遜何可得也請令縣令舉孝廉取行著鄉閭學通經術薦之於州刺史攷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直舉亦非理國所貴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右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者以帖經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風流頗弊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僞寓士居鄉土者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而

在流寓者序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

舉人投牒自應之制蓋昉於唐謹案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攷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天府者太廟之賢藏

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於廟中。其所以貴重之者如此。至漢猶有勸駕尊顯之意。隋良如公孫宏，亦必待國人固推而後出。未聞有投牒自薦之弊。然則士之賤亦甚矣。積弊成俗，流毒至今。士拘一日之食，偶乖程式，雖生平力學，不免擯棄。程度苟合，雖末學膚淺，俯拾科級。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本朝文正范公有言：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云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楊綰之請有志復古者，宜深繹也。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崔祐甫為相，破收時塗，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德宗謂祐甫曰：人盡訪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請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天下大物也，非一手一足所能運轉。非私意小智所能維持。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控體也。列于庶位，宰相之職固宜若此也。祐甫之薦拔無虛日，彼蓋欲盡其職分耳。何暇以親疎為問哉？而德宗疑之過矣。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十。堯一從也。左者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

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於人。終無已也。人主之職。惟知高相而已。既得所付。則官庶列位。隨才授任。蓋有司存。又何疑焉。惜乎德宗猜忌。是置。未是以進此也。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劉晏為轉運使。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實糶。歉則賤糶。以穀易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不見。施之端。先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妄州縣申請。即奏行。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四方有難。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謂非有見於此不可也。先王盛時。荒政十有二。皆有司之所當問。有札瘁。荒歉。有司不過聞於上。舉而行之耳。後世比政。不舉。遇時艱。小民窮。馬傾覆。無所赴愬。人情亡聊。則求全之意薄。往往輕動。等死。又念相聚而窮。豈與咎當誰任耶。唐開元二十九年制。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其

懲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無救於垂絕故也為人上者可無念哉

韋澳願同墀無權

周暉為相。謂韋澳曰。乃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

五

傳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澳之說。蓋本諸此。是非以天下之心為心者。不能其說亦既善矣。然而容有所未盡者焉。何則。衆以為可用而用之。衆以為可棄而棄之。公則公矣。而與憤憤者何以異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汝乾之於稽疑。雖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乃心未嘗不及孟子之於進賢。雖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而其察亦所不廢。天下之事。謀之貴衆。斷之在獨。詳之衆。所以示其公。斷之獨。所以裁其當。官賞刑罰。其可否固當與天下共之。又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可也。吾之說。非求多於澳也。澳之言未盡。故因其說而究其義焉耳。

仇占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敬以國難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間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謹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甚矣人君之不可不學也國家之隆替社稷之安危天下之治亂生民之休戚君子小人之消長進退天命人心之去就離合其端皆基於人君之學與否耳君誠有志於學則所聞者正言所講者正理所親者正人所履者正行知古令戒敢其所由來而常有懼心審忠邪關係之不可忽而常有戒心制其治於未亂俾其邦於未危日就月將以至於緝熙光明之地彼覘喜怒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言如仇士良之徒自無所投其隙如此則臧否毀譽皆可得其真功負賞罰皆可得其當而躋斯世於太富之域矣不然則本心不正而脈理皆邪豈獨此曹得以固其權寵而已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其是之謂乎

宋參知政事守觀文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致仕東陽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贈少師葛洪蟠室老人涉史隨筆

涉夷隨筆終